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⑩
主編 張曼濤

大藏經研究彙編 (上)

大乘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⑩
監修 釋道安 主編 張曼濤

大藏經研究彙編（上）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⑩（藏經研究之一）

大藏經研究叢編（上）

全書（壹百冊）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主編：張

曼

濤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發行人：曾

惠

蘭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八一三二八三

郵政劃撥：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編輯旨趣

一、在保存人類歷史文化的叢書中，佛教的大藏經，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最早最龐大的一部叢書，儘管希臘文化乃至我國早期文化在紀元初就有了書籍的編纂，但是像佛教這樣龐大的經典結集，不斷增補編修，從貝葉綴纓，到抄寫、石刻，進而雕印成書，一編便是數千大卷，數千萬言，這在世界史上，第十世紀前，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了。中國較晚如明朝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也可說俱是模仿佛教的大藏纂成。在人類歷史上既然有如此悠久而又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寶庫，那麼生在後世的我們，不論是佛教的信仰者也好，非佛教的信仰者也好，基於對全人類文化進展程序的理解，我們亦實應對佛教大藏經的編修過程與來龍去脈，作一完整清晰的認識。

二、特別是在我國，如果你想知道中國印刷的發展，和由於印刷的發展而引起世界文明的進步，那麼你就更應該對藏經雕刻的發展，加以特別的注意，因為自唐代的雕印版開始，到後來的

印刷鼎盛，若非佛教徒的弘道熱誠，傳法使命，恐怕中國的印刷技術和印刷業務，還不會有那麼迅速的成長和光輝。這在世界文明的古國，都會有過同樣的例子，早期的文化傳播者，大多來自宗教的熱忱和愛戴。中國的隋唐文物，和宋元明的盛世文采，如果剔出佛教的影響，那幾乎要減輝泰半。這不論是基於對我國的文化發展，還是對佛教歷史的開展過程，要作一番較深的認識，都必需對此大藏經的編修和遞演，有一深切的了解。

三、在本集裏，我們共收了專談藏經問題的文字，計十七篇。其中一篇是統計的表解，不算文章。另十二篇則篇篇都有其學術的和歷史的價值，甚至就是作者本人，亦因其撰寫此類文字而發現了其學術生命上的廣濶領域。如羅振玉氏、馮承鈞氏，我們平日似乎都不曾注意他們在這方面的知識表現。道安法師原是本叢書的監修人，不幸在本叢刊第一輯編纂完成，剛出版到第四冊時，他便已去世。使本叢刊同仁頓失所依，亦深為悼念。他的「中國大藏經雕印史」，原打算增寫數章，單行出版。今人已示寂，其單行本能否早日問世，目前已難以意料。因是，我們只有將其已經發表的文章收入，藉以一作紀念，一以讓讀者了解本叢刊監修人亦曾為此問題致力也。

四、由於收集有關此一問題的專論文字甚夥，我們乃決定將原定為一冊的「大藏經研究彙編」，再分成上下兩冊，前後出書。期能對讀者有更進一步的幫助了解和參考。從這兩冊的收集，

我們也相信大藏經編修發展的研究，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甚至可視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了，因為從目錄的編纂，經典的雕梓，歷代的增補，到版本的異同，已經成為目錄學界，和版本學者們一門最主要的必備知識。此書之出版，當亦是斯類學者一本必備的最好的參考書。

大藏經研究彙編（上）目錄

佛典略說	梅光羲	一
歷代藏經考略	葉恭綽	四九
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	周叔迦	六七
歷代漢文大藏經概述	李圓淨	九三
中國大藏經雕印史	道安	一〇五
古代寫本藏經考略	谷響	一六九
漢譯佛典原本雜談	谷響	一八一
宋藏蜀版異本考	呂澂	一九五
契丹大藏經略考	呂澂	二〇七

金藏雕印始末考	蔣唯心	二一五
宋元釋藏刊本考	羅振玉	二七一
記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磧砂藏經」原本	胡適	二八一
趙城金藏和弘法藏	宿白	二九一
民國增修大藏經概述	圓普	三一五
經錄概說	晉仁	三二九
大藏經錄存佚考	馮承鈞	三三九
大藏諸錄一覽表		三四九

佛典略說（一名佛藏略考）

梅光義

第一節 藏經之意義

欲研究佛典，自當先舉藏經。藏經者，乃佛典之集大成者也。亦名爲大藏經，亦名爲一切經，亦名爲三藏經。藏者梵語爲 *Piṭaka*，其字即漢文中之籠字，籠能收藏各種花卉，有收藏包容之義，故譯者遂以藏字譯之，以其能收藏包容多種之佛教典籍故也。經者梵語爲 *Sūtra*，其字即漢文中之線字，線能貫穿各個花束，使成花環，有貫穿攝持之義，故中譯者遂以經字譯之，以其能貫穿攝持多種之佛教義理故也。其所以稱之爲三藏者，則以其中有經律論三種，故名三藏。所以稱爲大藏，又稱爲一切經者，則以其卷帙浩繁，故加以如是之形容詞耳。

第二節 藏經之結集

佛在世時，弟子奉持佛法者，但各自稟其師說，固無所謂結集也。佛滅度後，佛弟子衆，欲維持佛法之正統，且使其傳於後世，永不斷絕，則應有佛經之編纂，此即結集之所由來也。結集云者，原文爲（*Sarugiri*），乃合誦之謂也。衆多會衆之中，以一人爲上首，上首舉佛法，詢問大衆，衆中有人應上首之詢問而誦出者，則上首即以其所誦出者，復詢於會衆，會衆若認此爲正當，則會衆即一同合誦之，遂定此爲正當之佛法，此結集之軌則也。在結集之時，書寫之術，尚未行世，故其時之結集，但有口誦而已，無文字也。然後世經典之成立，實於此開其始基矣。初次佛經之結集，在佛滅度後之第四個月。其結集處，即王舍城（*Bajagripa*）外之毗婆羅山（*Vaihara*）中之七葉窟（*Saptapornagulia*）。爲上首者即迦葉波（*Mahakasyapa*），其誦出律藏（*Vinaya*）者即優波離（*Upali*），誦王經藏（*Dharma*）者即阿難（*Ananda*）也。此之結集，或名爲五百結集。或名爲王舍城結集焉。至於論藏（*Abhidharma*）之結集，有謂與經律同時者。然古籍中載此事者甚少。惟四分律第五十四，有集爲阿毗曇藏之言而已。迦葉等王舍城結集之外，同時尚有大衆部之結集，又名爲界外結集。慈恩之「法苑義林」章，引真諦之「部執異論疏」，曾載此事。其上首爲婆師波（*Baspa*）。此之結集，蓋當迦葉結集之時，富樓那（*Purna*）率五百比丘衆，遊化南山（*Dak-khinagiri*），未及參與其事，故乃復爲此之結集耳。此之結集，雖名爲大衆結集，然實非後世與上座部對立之大衆部也。第二次之結集，在佛滅後一百年。其結集處爲吠舍離

(Vaisari)，其上首爲離婆多 (Revaia)。以七百比丘爲會衆，經八閏月結集始成。此結集之主旨，在於檢覈律藏之正否。後世上座部 (Thavirah) 與大眾部 (Maha-sainghikah) 之分裂，蓋即萌芽於此時矣。第三次之結集，在佛滅後二百三十六年，即阿育王 (Asoka) 之時也。其結集處爲摩揭陀國 (Magadha)，華氏城 (Patali-putra)。其上首爲目犍連子帝須 (Maudlg Alyayaniputra-tissa)，以一千比丘爲會衆，經九閏月，結集始成。此結集之主旨，則以當時佛教，頗形混亂，故行此以確定佛教之邪正焉。第四次之結集，在佛滅後六百餘年即迦膩色迦王 (Kaniska) 之時也。其結集處爲迦濕彌羅 (Kasmira)。其上首爲世友 (Yasumitra)，以五百比丘爲會衆，經十二年結集始成。此結集之主旨，在於編纂經律論之註疏。今所流傳之大毗婆沙論，即當時之所結集者也。以上之結集，皆對小乘而言。至於大乘之結集，則其時其處，傳說不一。據西藏所傳，則謂迦膩色迦王之時，大乘始盛行於世。然就義言之，則大乘教義，在小乘經典中，固亦未嘗無之。可知大乘與小乘，蓋是同時俱行者也。

第三節 藏經之流傳

佛說既已結集，然其所用之語言，則有多種，其最著者有二：一者巴利語 (Pali)，一者梵語 (Sanskrit) 是也。

佛教之傳播，依地理之區分，常劃爲南北兩方。南方佛教者，即現今之錫蘭島（Ceylon）、緬甸（Burma）、暹羅（Siam）、安南等處所流布者是也。北方佛教者，即現今之尼泊尔（Nepal）、以此及西藏、蒙古、滿洲、朝鮮、日本、中國所流布者是也。此兩方所傳之佛教，其中頗有不同，如南方所傳者，用巴利語，而北方所傳者，則用梵語（佛教梵語）及各國之翻譯語。又巴利語經典，多詮小乘教義，而梵語經典，則多詮大乘教義。此其不同之大概也。巴利語之佛典，據「錫蘭島史」所載，紀元前八八年，由錫蘭王於摩訶惟訶囉寺院，以口誦相傳之院土語三藏，改用文字書寫記錄之。嗣後至紀元第五世紀之初，有摩揭陀國（Magadha）之碩學覺音（Buddhaghosa）三藏來錫蘭島，復譯土語之三藏爲巴利語之三藏，並復加以註疏，於是巴利語之三藏，乃見大成。此巴利三藏，今尙存於錫蘭、緬甸暹羅諸國。一八九三年，暹羅皇帝因登位二十五年紀念，乃將此巴利三藏，刊行於世，並寄贈與諸外國大學，以資流布焉。梵語之佛典，據錫蘭佛教徒所傳，謂佛當時說法，是用摩揭陀語，非用梵語。然梵語佛典之成立，其時亦未必即在巴利語佛典成立之後。蓋佛在世時，其弟子中，即有欲以梵語譯佛語者。試觀漢譯律藏彌沙塞部和薩五分律第二十六，及巴利律藏小品第五之所載，即可知梵語佛典之成立，爲時亦當甚早矣。介紹梵語佛典於世界各國者，應首推近代之英人何氏（B.H. Hodgson）。何氏於一八二二年，因公而至尼波羅國，見有豐富之梵語佛典，於是乃於從公之暇，竭力蒐集，遂獲得新舊寫本之梵語

佛典三百八十部，以貢獻於歐洲學界。於是歐洲之研究佛學者，眼界爲之一新。蓋彼等昔日但知有巴利語之佛典，今始獲視梵語之佛典故也。次於何氏之後，從事蒐集梵語佛典者，則爲英人懷氏（D. Wright）。懷氏乃一醫士，曾爲駐尼波羅國公使館之醫士，故克從事於此。其所獲得者，爲三百二十餘部，且兼獲得婆羅門教之古本，於學界之貢獻，實爲甚多，英國大學教授畢氏（C. Bendall），曾爲之編纂目錄，殊足供學者之研究矣。

以上所述乃巴梵兩種佛典流傳之大概也。由梵語佛典，在中土則譯成漢文大藏經，在西藏則譯成藏文大藏經（但亦有由漢藏轉譯者），在滿洲與蒙古，則譯成滿文及蒙古文之大藏經（此乃由西藏文及漢文藏經譯出者）。泰西諸國，近亦譯成泰西諸國文字者（如梵文法華經之法譯之例也）。日本近年來，亦有國譯大藏經之刊行。今日世界各國之研究藏經者，蓋正方興未艾也。

第四節 藏經之漢譯

各種文字之藏經中，最豐富而完備者，第一當推漢文之藏經。此誠吾國學者之幸事。漢藏之翻譯，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紀元六七年）。至元代之初期，亘一千二百餘年之久。據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紀元一二八五年），慶吉祥等所集成之「至元錄」觀之，此一千二百餘年間譯出之佛典，凡一千四百四十部，都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其從事翻譯者，有一百九十四人，此中最著者，一

爲姚秦時之鳩摩羅什（Kumarajiva），一爲唐時之玄奘。鳩摩羅什能通漢語，而玄奘則曾留學於印度十七年，故譯經中以此二家所譯者，爲最精當。此外如後漢之安世高，吳之支謙，西晉之竺法護，東晉之佛陀跋陀羅，北涼之曇無讖，北魏之菩提流支，陳之真諦，以及宋之義淨、金剛智、不空等，皆譯家中之有名者也。今且將鳩摩羅什及玄奘所譯之各經論，列舉於下。學者取而讀之，則於佛教思過半矣。

鳩摩羅什所譯者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一卷

菩薩藏經三卷

善臂菩薩經二卷

須摩提菩薩經一卷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

莊嚴菩提心經一卷

十住經四卷

妙法蓮華經八卷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

維摩詰所說經三卷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

持世經四卷

諸法無行經二卷

阿彌陀經一卷

彌勒成佛經一卷

彌勒下生經一卷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

孔雀王咒經一卷

首楞嚴三昧經三卷

佛
典
略
說

大藏經研究彙編（上）

不思議光菩薩所問經一卷

華手經十三卷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一卷

千佛因緣經一卷

梵網經二卷

佛藏經四卷

清淨毗尼方廣經一卷

大智度論一百卷

中論四卷

十二門論一卷

百論二卷

十住毗婆沙論十四卷

大莊嚴經論十五卷

發菩薩論二卷

放牛經一卷